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谈狐说鬼话《聊斋》

高光起/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谈狐说鬼话 《聊斋》

高光起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谈狐说鬼话《聊斋》/高光起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1087-6

I. 谈… II. 高… III. 聊斋志异 - 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7331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谈狐说鬼话《聊斋》

---

著 者 / 高光起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mailto: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李心华 周志宽

责任校对 / 杨丽丽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7.5

字 数 / 307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087 - 6

定 价 / 45.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这是一部关于《聊斋志异》优美篇章的感受集。

我从小就喜欢读《聊斋志异》，记得还是 80 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每逢假期便到居住在乡间的祖父家里度假，从父亲留在那里的旧书箱中，找出一部民国初年版插图本的《聊斋志异》便读起来，可惜，当时一点都读不懂，有的连字都不识，只是从那些带有鬼怪的插图中，约略知道一些情节而已。

这种挫折，无损于我的兴趣，每年每次，照读不误。

后来，年岁渐渐大了，读的遍数也多了。又后来，从学校毕业了，走入社会，由于工作繁忙，读的遍数才少了起来，但是，兴趣不减。

离休后，重读《聊斋志异》，又明白了一些内容，又发现了书的妙处。这就更加强了你对《聊斋志异》的兴趣。

这里，我愿意把读《聊斋志异》的感受，公诸同好，并望予以指正。

我不喜欢白话《聊斋》，因为那除了保留一些情节上的皮毛外，书的所有韵味都没有了。

我也不喜欢那些改编的《聊斋志异》，特别不喜欢那些戏说式的改编，因为那除了保留一些怪异的躯壳外，已经面目全非，几乎不是《聊斋志异》了。如果自以为很好，又何必还利用那些狐鬼的名字，利用《聊斋志异》的名字，而不承认是自己的创作呢？

我不准备对《聊斋志异》更多地说三道四了，还是让读者自己去评论吧！

高光起

乙丑年春季

# 目 录

## CONTENTS

序.....	1
《聊斋》引论 .....	1
女狐卮言（上） .....	14
女狐卮言（中） .....	34
女狐卮言（下） .....	45
女鬼百态（上） .....	62
女鬼百态（下） .....	79
女神录 .....	97
龙女小识.....	115
花妖丛谈.....	123
鸟兽精灵谱.....	134
虫鱼精灵谱.....	144
《聊斋》人间绘	
——家庭篇.....	155
——爱情篇.....	173
——朋友篇.....	184
——江湖篇.....	195

## 2 | 谈狐说鬼话《聊斋》

《聊斋》官场志 .....	206
《聊斋》科举志 .....	216
《聊斋》悍妇志 .....	227
奇女子礼赞 .....	235
关于“异史氏曰” .....	245
《聊斋志异》的艺术 .....	257

## 《聊斋》引论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若不是《聊斋志异》的出现，我国 17 世纪的小说文坛，将会是寂寞的。

脱稿于 1679 年春，以后又不断增删，加以充实的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早在刊行以前，便已经传抄、传诵了；刊行以后，更加不胫而走，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有 60 余种版本，国外也有 30 多种译本，以不下 20 种语言在流传。在媒体不多的旧时代，这种传播，这一数字，都相当惊人。

为什么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会受到如此众多读者的青睐？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是这部小说所塑造的众多美丽形象，特别是青年女性形象，小说所讲述的众多青年男女间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女狐、女鬼、女神、女妖的爱情故事，小说通过狐、鬼、神、妖的塑造所展示的人们的理想和愿望，以及小说对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批判和揭露等，应当说是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之所以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普遍关注众多理由之最。

小说把当时社会上一些奇闻异事记录下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当时人看到了社会，也使后代人看到了历史。

确实，在某些现代人的心目中，这部小说在某些篇章，某些章节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像迷信神佛，相信宿命，相信因果，崇尚封建迷信、封建糟粕等。但所有这些所谓局限或缺点，能够完全归咎于作者，而不是由于历史原因或时代原因吗？

—

漫步在《聊斋志异》人物画廊里，有如行走在山阴道上，迎面扑来的



美女形象，应接不暇。这里有口吐小红丸，能够医治重症的娇娜；有弱态生娇，秋波流慧的青凤；有仁义迥异的辛十四娘；有困难时期再度归来的红玉；有一心为友，却为友好心所害的封三娘；有性格刚毅且足智多谋的鸦头；有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的霍女；有争强好胜，终于相夫成名的凤仙；有在爱情上十分执著的莲香；有替母报恩的小梅和小翠；有与人为善的房文淑；有不念旧怨的施舜华以及阿绣、长亭等女狐所幻化的美女30余人。这里有能诗能吟的林四娘和公孙九娘；有憨跳顽皮的小谢和秋容；有喜琴善筝的宦娘；有敢于背叛妖物的聂小倩；有胆小的连琐和多病的连城；有从夫仙去的寇三娘；有“女秋月，葬无冢，三十年，嫁王鼎”的伍秋月；有身着锦貂裘，跨小骊驹，好猎的鲁公女；有自怜生适庵寺，歿奔椽人的巧娘；有无辜受害的梅女和薛慰娘以及爱奴等女鬼20余人。这里有天上的仙女嫦娥、蕙芳；有活跃在人间的仙女翩翩、花城、芳云；有天府官员的女儿锦瑟和那位不知名字的付姓神女；有天堂圣府中尊贵的云萝公主；有应属神女之列的三位水府龙王的女儿等十余人。这里有花木之精，美丽的香玉、绛雪、葛巾、玉版、黄英、荷花三娘子等，也有鸟兽、虫鱼等精灵所幻化的美女阿英、花姑子、白秋练、素秋以及青蛙神的女儿和阿纤等等。

这里有人狐混血，憨笑、慧黠的婴宁和青梅；有现实生活中远近闻名，大富豪的绝色女儿阿宝以及才姿惠丽的牛医女儿胭脂；有艳如桃李，却冷若冰霜的侠女；有黄州吕祖庵美名远扬的女道士陈云栖；有易髻而冠，考取功名，并当高官的颜氏；有勇于为父报仇的商三官和为全家报仇的庚娘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形象，可能形体各殊，但无不艳丽非凡，光彩夺目，有如发光的珍珠，走到哪里便闪烁到哪里。有的甚至美到使人情愿倾家荡产一见色身（《绩女》），美到使人一见，便认为不是人间人，“此必仙人，世上岂有此女子乎”（《葛巾》）？美到使人感到迷惘，明知伪言，当面亦“愕眙不辨”（《蕙芳》）。

在黑暗的封建社会，能够把如此众多的美，众多的发光亮点，投向生活，投向人间，使人们有美可享，有光可循，这本身就不啻是对陈腐、黑暗的封建社会的一大冲击。更何况这些美女，都具有非凡的聪明智慧，能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发挥出自己的能量，使周边一些人，包括男人在内，相形见绌。

若不是辛十四娘的决心相救，轻浮的广平冯生，必死狱中（《辛十四娘》）；若不是狐妾代庖，堂堂汾州邑宰，也将在自己寿诞之日，在宴席间

题上，大大出丑（《狐妾》）；若不是狐女报恩，湖州宗湘若也不会既得美妇，又得修龄（《荷花三娘子》）；若不是狐女及时相助，伊袞在逃难中，将夜无宿处，难避虎狼（《狐女》）。姿容秀美的小梅，代母报恩，与王慕贞结婚生子。王死后，卒能延续王氏一门命脉等等。这些描写，无不极大地显示出美女的作用。

女鬼也同样如此。《小谢》篇，若非小谢、秋容历尽艰辛，从狱中把陶生救了出来，则陶生必死无疑。《聂小倩》篇，若不是聂小倩前来报信，宁生也难免死于夜叉之手。《吕无病》篇，如果不是吕无病一夜之间奔波千里，舍生报信，则孙麒之子阿坚，也难存人世。这些女鬼，不属于可钦可敬，罕见罕闻吗？

宗子美以死争取到滴限期满，已经离去的嫦娥归来，并为其生儿育女，是嫦娥使宗生家庭又充满生机、欢乐和幸福的；《仙人岛》中的芳云，既纠正了王勉轻薄、消骂的恶习，又教以藏拙之道，既顺遂王勉奉养老父之愿，又使其明白富贵纵可得，但与空花何异的道理，终于同芳云携隐；《西湖主》中的龙女，从龙君那里学到的长生诀，愿与陈明允共有，这才使陈明允既能享受龙宫豪华之奉，又能享受自家天伦之乐。

一些花木、鸟兽、虫鱼精灵所幻化的美女，也莫不如此：《白秋练》篇，商人慕小寰本来不情愿自己儿子同鱼精白秋练结婚，但慕是商人，商人重利，而白秋练又能预知货物盈亏，慕小寰经商就仰仗白秋练了，不仅应允自己儿子与其结婚，且每次南行经商归来，都带回几坛白秋练家乡的湖水，以供白秋练饮用。白秋练是以自己的能量，获得举家爱戴的。《阿纤》篇，窈窕秀丽、风致嫣然的阿纤，与奚家三郎结婚后，奚家变富，被迫离开，奚家变穷，又回来了，奚家又富。是阿纤保证了奚家的富裕生活。《黄英》篇，黄英与马生结婚后，黄英富有，马生却以清贫为介，结果，马生遣人频频送还两家相混的器物，但马生又不能忘情黄英，只好“东食西宿”，使人发笑，马生自己也感到尴尬，最后，连“清贫为介”也只有放弃了。

如果说女狐、女鬼、女神、女妖能做出有异于人的事，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并非神鬼的黄州吕祖庵女道士陈云栖与盛云眠，能够使真毓生的母亲嘱咐自己的儿子真毓生说：“吾家虽不丰，薄田三百亩，幸得云眠纪理，日益温饱。儿但在膝下，率两妇与老身共乐，不愿汝求富贵也。”真毓生听从了。在封建社会，能够放弃科考，不求进取，对于一个秀才家庭来说，何等不容易，而两个女道士却做到了！富埒王侯，大贾某翁的绝色女儿阿宝，一句戏言“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竟使孙子楚真的用斧

头断去了自己的枝指，又一句戏言“请再去其痴”，竟使孙子楚几经辗转，魂随阿宝而去，同居三天，用行动证明自己不痴。

此外，内慧外朴，聪明浑而不露的胡四娘，始终包罗其周围一切人而不为人知；改妆易服，考取为官的颜氏，也始终牵扯着全家人的喜怒哀乐！

大家知道，我国封建社会重男轻女，视女人为刍狗。封建圣人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但在《聊斋志异》中，这些女子都是何等的聪明智慧，何等的温柔善良，她们都能够做到许多男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成为生活的主宰。

无视男人尊严，弘扬女人锐气。这些描写，不啻是对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的一大讽刺。

这就是《聊斋志异》对现实生活的一大贡献！

## 二

《聊斋志异》在它的 491 篇作品中，留存了清初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有国家大事，有里巷琐闻，有王公贵戚的兴衰，有乡野草民的眼泪，有天时变异，有人欲横流……但所有这些描写，都能切中时弊，发人深省。所有这些描绘，却并非封建社会之喜，而是对清初封建社会罪恶的揭露与批判。

17 世纪 40 年代，我国发生了三件大事：闯王进京、明鼎革、清王朝建立。这三件大事的出现，使某些人有了表演的机会。《三朝元老》篇：某中堂，故明相也。曾降流寇，世论非之，老归林下，享堂落成，数人直宿其中。天明，见堂上一匾“三朝元老”。一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不知何时所悬。怪之，不解其义。或测之云：“首句隐亡八，次句隐无耻也。”文虽近苛，但三朝元老的享堂悬此匾，亦未尝不可。此匾对三朝元老之行为，还是贴切的。最妙还有这篇小说后所附小文：“洪经略南征，凯旋。至金陵，醮荐阵亡将士。有旧门人谒见，拜已，即呈文艺。洪久厌文事，辞以昏眊。其人云：‘但烦坐听，容某诵达上闻。’遂探袖出文，抗声朗读。乃故明思宗御制祭洪辽阳死难文也。读毕，大哭而去。”洪经略即洪辽阳，洪辽阳即洪承畴。洪承畴字享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时，历任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明崇祯十五年（1642）与清兵战于松山，兵败被俘，降清。后从多尔衮入关，平流寇；又从多铎平定江南，清初的开国规制，亦多出其手，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累官至武英殿

大学士、七省经略。康熙四年（1665）卒，谥文襄。原来洪承畴兵败松山时，明朝皇帝崇祯误认洪承畴必将死难，御制祭文以祭之。这就是洪之门人，出袖中，当面抗声朗读的文章。看来，《聊斋志异》作者对洪承畴降清，有他自己的态度；洪承畴难称三朝元老，但称二朝元老还是可以的。

我国历史证明，每一朝代的更替，无不伴随着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这样一些事实。清朝也不例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清顺治十八年十月，山东登州民于七起义，活动在登、莱等八邑间。《聊斋志异》中《公孙九娘》篇写：“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

清康熙十三年（1674），本已降清，后被封为平西王的吴三桂等三藩又反，清朝为平叛准备的南征之士，养马兖郡。《聊斋志异》中《张氏妇》篇写：“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得而仇之，兵则人所不敢仇也。其少异于盗者，特不敢轻于杀人耳。甲寅岁，三藩作反，南征之士，养马兖郡，鸡犬庐舍一空，妇女皆被淫污。时遭淫雨，田中积水为湖，民无所匿，遂乘桴入高粱丛中。兵知之，裸体乘马，入水搜淫，鲜有遗脱。”

看来人们所厌恶的，不仅是三朝元老，还有兵连祸结。人们所不满的，不仅是某些人的善变，还有“连坐被诛”，还有“其害甚于盗贼”的官兵。而这些却都是清初封建社会的现实。

《聊斋志异》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矛头，还指向清初封建社会的官场。通过《张氏妇》等篇指出其地方官府，官虎吏狼的罪恶事实，通过《冤狱》等篇指出由于官吏的昏庸骄横使百姓受苦，等等。

《聊斋志异》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矛头，还指向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科举制度本来是封建社会遴选人才的制度，一向受到重视。但从它创始，历经宋、元、明、清，却也弊端百出。其中最使人为之不平的，是考官的昏庸。《叶生》篇中的叶生，是受害者；《司文郎》中的司文郎和王平子，是受害者；《于去恶》篇中的于去恶，也身受其害。《于去恶》篇指出：“……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数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或：“……数十年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吾辈宁有望耶？”陶问：“此辈皆谁何人？”曰：“即言之，君亦不识。略举一二人，大概可知：乐正师旷、司库和峤是也。”师旷、和峤何许人？一是春秋时晋平公臣，司职乐正，无目；一是3世纪60年代晋朝晋武帝臣，司职司库，有钱癖。用胸中无字的衮衮诸公和无目、爱钱之人，前

来任考官，权衡文章，宜其不能辨乎优劣，陋劣幸进，而只能是英雄失志了。

至于《贾奉雉》篇，更是别具讽刺意味。关于《贾奉雉》等篇，下面将提及，这里从略。

《聊斋志异》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是多方面的。除以上所谈外，《促织》篇的批判矛头，直指宫中；《王成》篇的批判，直指亲王、贵戚；《曾友于》篇针对家庭间的兄弟阋墙；《宫梦弼》篇则针对朋友间的义气等等。此外，《念殃》篇、《局诈》篇对江湖骗局的揭露，亦可圈可点。

### 三

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中，为我们描绘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或为狐鬼，或为神妖，她们来到了人世，寻求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人，或为妻，或为妾，或只是情侣，或长相厮守，或短暂聚合。这些女主人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不重视封建社会的婚姻礼法；她们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是蔑视的。她们敢想、敢爱、敢于追求，意志自由，为现实中许多青年男女，在爱情上做出了榜样。

《红玉》篇中讲到红玉与冯相如的两次结合，都是红玉自行投到，都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对封建婚姻礼法的亵渎，但生活得很好，双方都很满意。

《鸦头》篇中的鸦头和王文，两度谐和，全出鸦头所教。这里，自然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堪称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者，敢于面对狐媪的干预，矢死不二，这种坚毅，虽人中亦属罕见，何况于狐？这种性格，足可为世人法。

《凤仙》篇，凤仙是被人用来换袴，乘醉抬到刘赤水家的。凤仙同刘赤水的结合，凤仙虽不反对，却是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当然不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条，全然和封建婚姻制度无关。

关于《红玉》、《鸦头》、《凤仙》等篇，下面还将提及，这里从略。

此外，《莲香》篇中的莲香和桑晓，《霍女》篇中的霍女和黄生，《房文淑》篇中的房文淑和邓成德，《青凤》篇中的青凤和耿去病等等，无不以自己的爱情行动，表现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蔑视。

女鬼连锁，最初与杨于畏相识的时候，不愿与杨于畏为欢。“蹙然曰：‘夜台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欢，促人寿数。妾不忍祸君子也。’”但相处

日久，相交日深，连琐忽于灯下，笑而向杨，似有所语，面红而止者三。“生抱问之。答曰：‘久蒙眷爱，妾受生人气，日食烟火，白骨顿有生意。但须生人精血，可从复活。’杨笑曰：‘卿自不肯，岂我故惜之？’女说：‘交接后，君必有念余日大病，然药之可愈。’遂与为欢。既而着衣起，又曰：‘尚须生血一点，能拼痛以相爱乎？’杨取利刃刺臂出血；女卧榻上，便滴脐中。乃起曰：‘妾不来矣，君记取百日之期，视妾坟前，有青鸟鸣于树头，即速发冢。’杨谨受教。出门又嘱曰：‘慎记勿忘，迟速皆不可。’乃去。越十余日，杨果病，腹胀欲死。医师投药，下恶物如泥，浹辰而愈。计至百日，使家人荷插以待。日既夕，果见青鸟双鸣。杨喜曰：‘可矣。’乃斩荆发冢。见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温，蒙衣抬归，置暖处，气咻咻然，细于属丝，渐进汤饮，半夜而苏。每谓杨曰：‘二十年如一梦耳。’”

连琐终于复活了，可以以人身与杨于畏结合。这种结合，当然不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恰恰相反，而是有违于封建礼教的不合法婚姻，但他们出诸自愿，全生活得很好，岂非对封建婚姻的不敬？

《巧娘》篇，巧娘是一位年十七八，姿态艳绝的女鬼，生前嫁给“毛家小郎子，病阉，十八岁而不能人，因悒悒不畅，愤恨如冥”。死后偶然遇到付廉，心里很高兴。不料付生仍是天阉，便痛哭失声，自叹命薄。但付生的病，却得狐媪华姑治愈，只是没对巧娘说。直到一次华姑母女外出，生始与巧娘为欢。他们的结合，自然也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

此外，《小谢》篇中的小谢、秋容和陶望三的结合，《聂小倩》篇中聂小倩和宁采臣的结合，《莲香》篇中莲香以及女鬼李妹和桑子明的结合等等，亦都不是封建社会的合法婚姻，但他们都生活得很满意，为世人所羡慕。

《聊斋志异》中的女神，从来不以人间的制度、礼法为意，包括封建婚姻制度在内。《蕙芳》篇中的蕙芳，是自己找到马二混的，马二混的母亲，想不允许都不成，几经跌宕，卒与结合。《翩翩》篇中的罗子浮，已经广创溃臭，沾染床席，丐于市。而容貌若仙的翩翩，还是把他引入光明彻照，无须灯烛的山洞中，医好病，又为取大叶类芭蕉，剪缀做衣，绿锦滑绝。取山叶呼作饼，食之果饼；又剪做鸡、鱼，烹之，都和真的一样。屋角一缸，贮佳酿，取饮少减，则以溪水灌溢之。数日后，翩翩与罗子浮结合了，又为罗生子。这种结合，当然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关，也都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亵渎。

此外，《嫦娥》篇中的嫦娥，《五通·又》篇中的龙女，也都是蔑视封建婚姻制度。至于《云萝公主》篇中的那位圣府公主，更是不屑对封建婚

姻制度一顾，完全我行我素。

女精灵与人为婚，也同样如此。《绿衣女》篇，绿衣女与于璟，只是短暂结合，当然无须封建婚姻礼法。《白秋练》篇，白秋练已经与慕蟾宫结为夫妻了，慕家仍然把白秋练奉若神明，慕蟾宫父亲每次南去，都为白秋练带回几坛她所需要的湖水，供她饮用。原因是慕小寰是商人，而白秋练预知货物盈亏，为赢利，慕家就指望白秋练了。封建婚姻制度在利益面前，全然无力，慕小寰虽然不愿自己儿子慕蟾宫与白秋练结婚，但在利益面前，还是退让了，默认了自己儿子与白秋练的不合法婚姻。

在封建社会里，无视封建婚姻制度的结合，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是许多青年男女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在《聊斋志异》中，在许多狐鬼、神妖身上，都变成了事实。小说的这种描写，正是《聊斋志异》对现实生活的一大贡献。

#### 四

《聊斋志异》为我们描绘了许多狐、鬼、神、妖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毕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没有人见到狐、鬼、神、妖所变化的美女究竟是什么样子。因此，小说在描绘这些事物时，便不能不借助于主观想象，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理想和愿望的渗入。

“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于目。”（《淮南子·说林》）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是企盼得到美妇为妻的。

《白于玉》篇，仙人白于玉交了一位世俗朋友，叫吴青庵，二人同住。白请吴看道书，皆吐纳之术，多所不解，因以迂缓置之。白过几天对吴说：“曩所授，乃‘黄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说：“仆所急不在此。且求仙者必断绝情缘，使万念俱寂，仆病未能也。”白问：“何故？”生以宗嗣为虑。白说：“胡久不娶？”笑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说：“‘王请无好小色。’所好何如？”生具以情告。

原来吴生，少知名，有葛太史见其文，大加叹赏，托相善者，邀吴生来家，领其言论风采。说：“焉有才如吴生，而长贫贱者乎？”因请邻好对生说：“使青庵奋志云霄，当以息女奉巾栉。”时太史有女绝美。生闻言大喜，确自信。既而秋闱被黜，使人对太史说：“富贵所固有，不可知者迟早耳。请待我三年，不成而后嫁。”于是刻志益苦。白疑女未必真美。生说：“此遐迹所共闻，非小生之目贱也。”白微哂而罢。

次日，白忽促装言别。生凄然与语，两相依恋。忽见一青蝉鸣落案间。白辞说：“舆已驾矣，请自此别。如相忆，拂我榻而卧之。”方欲再问。瞬间，白小如指，跨蝉背而飞，杳入云中。生乃知白生，并非常人。错愕自失，过几天，细雨连绵，思白甚切，乃扫白所卧榻，设席即寝。忽见白童来招，共乘桐风凌空。见一朱门，童先下，扶生亦下。问：“此何所？”说：“此天门也。”门边有巨虎，生骇惧，童障身而过。见处处风景，与世殊异。童导入广寒宫，宫内水晶为阶，桂树合抱，花香不断，亭宇红窗，时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旷世并无其俦。童言：“王母宫佳丽尤胜。”然恐主人伺久，不暇留连。导与趋出。至白处，见白生候于门。握手入，甫坐，即有二八妖鬟，捧上香茗。命酌，即有四丽人，敛衽鸣珰，给事左右。才觉背上微痒，丽人即纤指长甲，探衣代搔。生觉心神摇曳，罔所安顿。既而微醺，渐不自持，笑顾丽人，兜搭与语。美人辄笑避。白令度曲侑觞。一衣绛绡者，引爵向客，便即筵前，宛转清歌。诸丽者笙管敖曹，呜呜杂和。既阙，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尚有一紫衣人，与一淡白软绡者，吃吃笑，暗中互让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来把盏。生托接杯，戏挠纤腕。女笑失手，酒杯倾堕。白谯呵之。女拾杯含笑，俛首细语云：“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白大笑，罚令自歌且舞。舞已，衣淡白者又飞一觥。生强饮之。细视四女，均风致翩翩，无一非绝世者。遽谓主人说：“人间尤物，仆求一而难之；君集群芳，能令我真个销魂否？”白笑说：“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当巨眼之顾？”生说：“吾今乃知所见之不广也。”

白于玉虽然开阔了吴青庵关于美女的视野，但还是用美女侍寝来满足吴青庵欲得美妇的愿望。

《嘉平公子》篇，当风仪秀美的嘉平公子获知温姬为女鬼后，温姬说：“诚然。顾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愿足矣，人鬼何论焉？”

温姬说出了许多青年男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心愿。

《陆判》篇，陵阳朱尔旦，素钝。与一鬼判为友，鬼判姓陆。陆知朱尔旦的心，毛窍塞堵，为易慧心。从此文思大进，过眼不忘。一次，朱与陆判饮酒，乘醉，又向陆判提出要求。朱说：“心肠可易，面目想已可更。山荆，予结发人，下体颇亦不恶，但头面不甚佳丽。尚欲烦君刀斧，如何？”陆笑说：“诺，容徐图之。”过几天，半夜来叩关。朱急起延入。点灯一看，见襟裹一物。一问，说：“君曩所嘱，向艰物色。适得一美人首，敬报君命。”朱拔视，颈血犹湿。陆立促急入。朱引至卧室，见夫人侧身眠。陆乘睡为夫人易头讫，详审端正，乃去。朱妻醒，觉头面微麻，面颊甲错；搓



之，得血片，甚骇，呼婢汲盥。婢见面血狼藉，惊绝。濯之，盆水尽赤。举首则面目全非，又骇极。夫人引镜自照，错愕不能自解。朱人告之。因反复细视，则长眉掩鬓，笑魔承颧。画中人也。

朱尔旦对美妇的渴望，其所遭遇，简直匪夷所思。

财富，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向往和追求。《聊斋志异》在塑造狐鬼神妖的同时，也考虑到了人们的这种愿望。

《辛十四娘》篇，辛十四娘离去后，广平冯生遂以禄儿为室。逾年生一子。然比岁不登，家益落，夫妻无计，对影长愁。忽忆堂隙扑满，常见十四娘投钱于中，不知尚在否。走近一看，则鼓具盐盂，罗列殆满。逐件移去，箸探其中，坚不可入；扑出碎之，金钱溢出，由此顿大充裕。

《霍女》篇的霍女，鬻自身，得千金，以助贫穷的黄生，说：“此中妻室、田庐皆备焉。”

此外《黄英》篇中的黄英，《鸦头》篇中的鸦头，皆以经商致富；《凤仙》篇中的凤仙，《聂小倩》篇中的聂小倩，均助男人成名，既富且贵，如此等等。

至于女神，则尤为奇妙。凡与女神婚配的，都莫名其妙地富有起来。如：《嫦娥》篇，“宗自娶嫦娥，家暴富，连阁长廊，弥亘街路”。《蕙芳》篇，贫穷朴讷的马二混，“自得妇，顿更旧业，门户一新。笥中貂锦无数，任马取着；而出室门，则为布素，但轻暖耳”。

修龄即长寿，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希冀的。我国自古推崇长寿。《书·洪范》：“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如无寿，总有美色，财富，终属阙如。《聊斋志异》深明此理。《荷花三娘子》篇，宗湘若恋狐女，病笃，后知狐女为道士所擒，宗念旧情，把狐女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女子自坛中出，狼狽颇殆。稽首曰：‘大道将成，一旦几为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报。’”而狐女所报，是为他觅到一位美妇，兼致修龄。

《余德》篇，武昌尹图南，认识一秀才余德。余频现异象，尹往往宣传，引来众人求见，余不堪其扰而移去。遗一小白玉缸，可受旦许。尹携归，贮水养朱鱼。经年，水清如初贮。后为佣保误碎，水蓄并不倾泻。视之，缸宛在，扪之虚软。手入其中，则水随手泄。出其手，则复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结为晶，鱼游如故。尹畏人知，藏之密室，非子婿不得见。久之渐播，索玩者纷错于门。腊夜，忽解为水，阴湿满地，鱼亦渺然。其旧缸残石犹在。忽有道士踵门求之。尹出以示。道士说：“此龙宫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泄之异。道士说：“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许。问其何